

唐训方扫黑除恶记

崔建华

唐训方（1810—1876年），字义渠，湖南常宁人，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中举，同治年间曾任安徽巡抚、署理湖北巡抚，湘军重要将领。后因满汉政治博弈以直隶布政使降补，有《唐中丞遗集》存世。

唐训方出任安徽巡抚时，安徽正是太平天国、捻军与清军、湘军作战的主战场，几乎每天都要面临各种生死存亡的挑战——除了要应对境内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还要随时提防各地心怀鬼胎的豪强。以至于王闿运在《湘军志》“临淮篇第九”中戏称，“当是时，中外达官相诅誓者，皆以抚安徽为靳”。

“靳”就是嘲弄的意思。你升任了安徽巡抚，时人不是祝贺你，反而是嘲讽你。原因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看前任安徽巡抚们的结局就明白了。他们要么辞职，要么战死，要么被俘，要么自杀，要么干脆不来上岗！前任李续宜，干了十个月就趁着老母离世赶紧请假回籍丁忧而去；前前任彭玉麟，清高也罢、明智也罢，反正坚决不肯来上任；前前前任翁同书，居然被地方军阀苗沛霖俘虏；代理巡抚李孟群更惨，上任不久就让太平天国青年将领陈玉成俘获并斩首；还有个巡抚銜的李续宾，也就是李续宜的哥哥，在安徽三河与太平天国作战时兵败身死；更早的前任江忠源，则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因城破而投水自尽——这些前车之鉴，确实不能不让唐训方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面对各方势力残酷搏杀的乱局，唐训方其实并不怎么放在心上——毕竟从军多年，对湘军、对太平天国的战斗力，他心里都是有底的。反而是地方上豪强蜂起、各霸一方，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名存实亡的危局，才是他真正的心头之患！

安徽当时成了怎样的烂摊子呢？唐训方奏稿《恭报亲历来日蔡寿正统筹后摺》中向朝廷反映，当时安徽尤其是皖北，豪姓大族雄霸一方，“民筑土为圩，备枪械以自卫，嗣且甃以砖石，增以雉堞，限以重濠，棋布星罗，坚如城郭，于是各圩自立，圩主违抗钱粮，擅操生杀，州县官除一城外，禁令不行”。怀远、凤台、颍上等县和滁州所属的全椒、天长、来安等县，“格于强练降勇，其牧令不过伴食。一切征收、厘卡、听断、生杀之权，不能过问”。

也就是说，地方豪强们不但不守王法、抗钱抗粮，还干涉司法、自行

征税、拥兵自立，拥有域内的生杀大权，无视并且能够随时打垮官府的强大权力介入——这不是赤裸裸的黑社会吗？

让唐训方更为义愤的是，州县两级政权的行政长官，在当时清朝的政策法令已没法传达贯彻到广大农村，号令只限于州府、县衙所在的城池时，他们仍然无动于衷、习以为常。所以唐训方感叹，这些牧令（也就是州县长官），都是“伴食”（陪客吃饭的，意思是摆设）！

因此，唐训方必须“扫黑除恶”！第一步，就是撤换这些无能的州县官员。

这些官员，要么与地方豪强狼狈为奸，要么睁眼闭眼养虎遗患。撤换掉这些人，就等于打掉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旌别道守牧令淑愿摺》中，唐训方点名批评了候补县丞石崇瑾、署祁门县知县史悻悠、补用知县谭燮和、候补知县陈雨田等4人，称他们要么“招摇撞骗”，要么“贪鄙狡悍”，要么“居心奸险”，要么“心术奸邪”，建议朝廷“均请革职，永不叙用”。其他像“心地糊涂、卑鄙近利”的署阜阳知县、候补同知莫嘉煦，“奸狡油滑、计便营私”的补用知县景庆云，“刻民肥己、不学无术”的补用知县、前署定远知县沈镰等4人，“均请革职”。还有署天长县知县文锡椿，因为“天长失守革职，应请永不叙用”。

第二步，举荐贤臣能人。既然撤换了那么多庸官，就必须换上一批贤臣能人。在《旌别道守牧令淑愿摺》中，唐训方一次就举荐了颖州知府英翰、署亳州知州李文森、六安知州何家聪等8人，称他们“才力强明”“颇有担当”“公正和平”“人地相宜，将来大堪造就”。朝廷不但照单全收，而且安徽的用人完全交由唐训方直接选拔调用。唐训方也确实没有看走眼，从他举荐的这些人来看，大都不负众望，其中的英翰，后来不断崭露头角，最后官至安徽巡抚、两广总督。李文森，因不为私、不受贿、秉公执法，在署理安徽按察使时清理积案500余起，被时人誉为“小包公”。何家聪，谦和而不自私，身为知府竟然家无田产物业，至今仍被乡人称颂，病故后被清廷下旨入祀六安州名宦祠。后来的风云人物，安徽巡抚、两江总督马新贻，也是唐训方发现和举荐的。

第三步，剪除豪强。当时安徽地方势力强大的苗沛霖、李昭寿等，都被唐训方拿来一一开刀。其中秀才出身的苗沛霖（就是他生俘了

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后来他还设计俘虏杀害了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本来是在家乡办团练与捻军、太平天国作战的地方民团小头目，结果机缘巧合一步步坐大，成了当时安徽最大、拥兵十余万的地方军阀。历史定位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无赖，既反清廷又与清廷合作，既反太平天国和捻军，又投靠太平天国和捻军。这也暴露出他一个地方豪强和黑社会头目的本质——只要能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可以与任何势力合作或翻脸，毫无信义可言。

要整治苗沛霖这样的豪强，唐训方非常干脆，就是直接命令苗沛霖马上解除武装。苗沛霖表面上也答应，称他将“销兵夷寨”，并恭请巡抚唐训方亲临现场指导（见时人张瑞璠著《两淮戡乱记》）。唐训方因当时手头有事走不开，便传令附近的颖上知县濮炜前往监督，谁知濮炜一到现场就被苗沛霖杀害了——胆敢残杀朝廷命官，苗沛霖这样的黑恶势力之凶残是可想而知！

最终，唐训方还是在安徽巡抚任内彻底解决了苗沛霖这个黑恶势力头目。他整合湘军、袁甲三练军、僧格林沁清军八骑兵等各方向力量合力剿杀，导致兵败的苗沛霖在乱军中被部将所杀（有记载称是陈玉成旧部所为），一代豪强最终落得家破人亡黯然收场……

剿灭了苗沛霖后，安徽大局渐稳，再加上太平天国、捻军等势力逐渐式微，清廷便开始着手收拾势力如日中天的湘军团队。唐训方遂成为了清廷第一个开刀对象——受清廷的指使，僧格林沁部将富明阿密奏并弹劾唐训方，声称剿灭苗沛霖时，“蒙城被围，实由唐训方不能预先筹顾，又将英翰一军撤回小涧集，致与城内声气不能相连，使该逆得以乘隙肆志，至今补救为难”。僧格林沁还亲自出马告唐训方的黑状，参奏唐训方在征剿苗沛霖时“并不亲督兵勇，实力解救，以致蒙城岌岌，几致沦陷，其缓急调度失宜，实所难辞”，唐训方因此“以藩司降补”。很多年后，唐训方的好友，担任过浙江巡抚和山东巡抚的陈士杰仍然替唐训方愤愤不平，称“谗忌者竟以公未亲身赴敌指为诟病，而公卒以此被议。嗟乎，封疆大吏要在知人善任、调度协宜耳，岂在折冲陷阵与匹夫争一旦之命哉”。王闿运则一针见血，直接说这是“淮甸无事，无所用湘军矣”。

这样的政治环境是唐训方的悲剧根源之一，但他在安徽巡抚任上“扫黑除恶”的努力和成效，却足以令后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对今人而言仍然不无启示。



纪念方略先生

甘建华

此刻在杭州，一个晴热高温的午后有消息自衡阳传来，却令我后颈窝冒出一丝丝凉风人们说他走了，高血压中风猝死于寓所浴室，身边无一亲朋唯有窗外，知了不歇气地哀鸣

而在十几天前的上午，我曾登楼邀请他参加一个朋友们的小聚起初开心地应允，孰料再去接他却像一个羞涩的男生，揉着惺忪之眼连挠几下头皮：实在不好意思我想睡觉，我只想睡觉……

彼时的他，上穿一件白色有渍的背心下着一条三角短裤，手中端的是碗方便面。踟蹰良久不忍离去，他却笑着连声催促快去玩吧，别让人家久等有什么趣闻，回头给我说说

而在一个多月前的夜晚朦胧的小区灯光，怡然散步间惊回首，他自外面晃晃悠悠地进来手提着一大塑料袋方便面说是保姆来而又去，自己不喜做饭只好依靠它，聊胜于无

仿佛是我个人的歉疚，搀扶着他回到26栋1107房间。桌上摊开一本英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的《摆渡人》问我可曾读过，打算写篇书评似有神灵指引，我们玩了一个自拍如今想来，可是他人世间最后的留影？

这座他父亲方先觉拼死保卫过的城市也是他读过三年小学的地方。此后经年羁旅孤岛台湾，吹拂欧风美雨都无法抹去衡阳映像。恰是九年前他毅然选择定居于斯，孤独守望家园遂成为一张融入我们集体记忆的脸

雨落雁城

——观衡阳保卫战纪录片有感

郭长弓

其一

昨夜忽闻血与火，张家山事又重逢。天公今日挥豪雨，草木低垂思故魂。

其二

七五年前此日惊，倭奴凶暴犯衡城。孤军浴血四七天，巍巍丰碑撼岳云。

其三

往事已消不可追，英雄斗志应相随。强兵富国千秋梦，自古枕高便是危。

微小说

骗着幸福

唐胜一

秀玲是位清纯的姑娘，当阿冬牵上她手的瞬间，犹如一股暖流袭上心头，激动，紧张，幸福得一脸通红。

阿冬尽量把秀玲想象为小雪，才表情自然，没让秀玲看出他的虚情假意。“冬哥，我俩就这么走着？”他猛然回过神来，秀玲企盼的目光令他心虚不已。他回话说：“这乡村野外不像城里公园，除了走走，还真没别的可玩呢。”她拉把他的手，柔情地看着他，轻轻说：“我俩去个僻静处，坐坐说说话，行不？”他爽快地答应：“好啊，我正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

秀玲被阿冬说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低头低脑地往回走，直到进了阿冬家院子，才擦干眼泪，抬头冲着走出来的阿冬娘，大声地叫着：“娘，我俩回来了！”

阿冬回到学校，把事情的原委全给小雪讲了。小雪许久没有回过神来。

小雪最后说：“行，我答应你继续装。但我要警告你，可不能假戏真做喽！”

小雪跟秀玲成了好姐妹、好闺蜜，更加便于阿冬装腔。

可怜的阿冬娘被蒙在鼓里，倒也开心。